

# 非洲 王室艺术

## ROYAL ARTS OF AFRICA

[美] 苏珊娜·普莱斯顿·布莉尔 著  
刘根洪 周师迅 译 孙官学 校

艺术与文明·书画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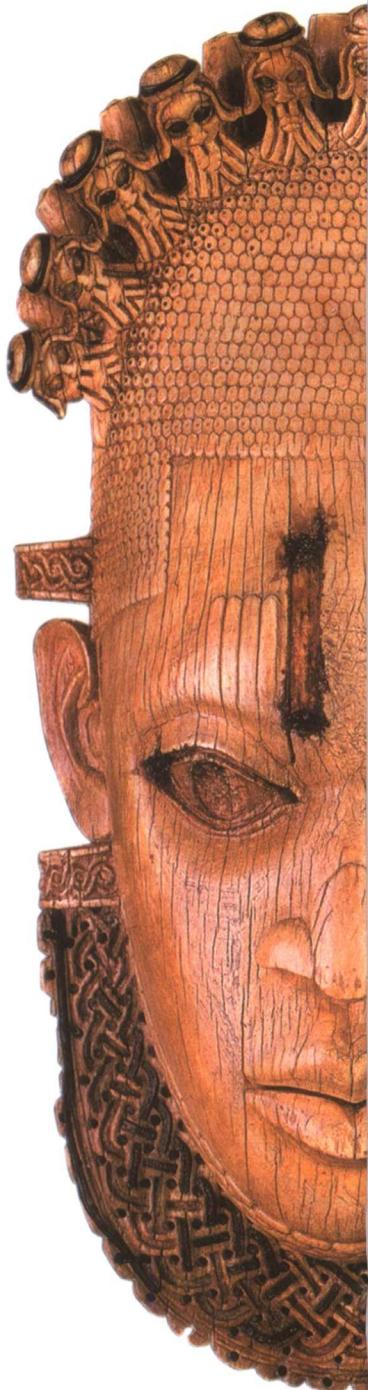
# 非洲 王室艺术

## ROYAL ARTS OF AFRICA



[美] 苏珊娜·普莱斯顿·布莉尔 著  
刘根洪 周师迅 译 孙宜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Royal Arts of Africa**

By Suzanne Preston Blier

Copyright©1998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4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 - 2003 - 0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王室艺术/(美)布莉尔著;刘根洪,周师迅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艺术与文明书系)

ISBN 7-5633-4489-6

I . 非… II . ①布… ②刘… ③周… III . 艺术  
史 - 非洲 IV . J1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93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 邮政编码:101100)

开本:850mm×1 168mm 1/16

印张:15 字数:18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7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录



## 前 言 /5

### 序 言 统治的矛盾性 /7

非洲王室艺术概述 /7

非洲王宫与殖民遗产：布干达和芒贝图 /12

非洲王权研究 /16

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与罪不可赦的国王 /19

无所不知的国王与愚昧无知的国王 /22

模范国王与王室缺陷的典范 /24

能治病的国王与集男巫师和换性者为一体的国王 /26

创建者国王与王室独占者 /27

## 第一章 贝宁王国：政治、宗教和自然秩序 /33

朝代首领和地位模式 /33

尤韦尔统治时期的的艺术和建筑 /38

贝宁宫廷建筑群与鸟图像 /42

塔楼巨鳞：变换标志 /45

黄铜支柱：宫廷板饰中描绘的历史和庆典 /46

16世纪的仪式锣和文身艺术 /50

埃斯吉统治时期的王室历史和礼仪 /51

王室祭坛：王朝表现艺术 /53

埃瑞松延统治时期的艺术 /58

## 63 / 第二章 约鲁巴和达荷美：神圣统治和王室历史艺术

- 63/ 约鲁巴珠串艺术：国王的着装
- 66/ 宫廷和国王的特权
- 70/ 占卜艺术与国王和平民的命运
- 74/ 雷神和双胞胎
- 76/ 戴面具的王权化身
- 76/ 对抗王室统治的标志
- 78/ 达荷美：“豹”统治者和王朝历史艺术
- 81/ 阿加扎统治下的王室礼仪和建筑规划
- 85/ 宫廷政治和庆典组织者：特格贝苏国王
- 87/ 艺术家国王：阿贡洛
- 90/ 王位篡位者和政治战略家：盖佐国王
- 92/ 达荷美狮子国王和铁人：格莱莱国王
- 98/ 君主国的末日：格贝汉津国王和阿戈里·阿格博国王

## 103 / 第三章 阿散蒂王国：加纳的鼎盛时期

- 103/ 首都的建筑和地位的形成
- 109/ 河神在国家宗教信仰中的作用
- 109/ 金凳子：神圣的国王宝座
- 112/ 母后形象和繁育能力
- 114/ 王权标志及其艺术表现
- 119/ 衡量和储存黄金的艺术
- 121/ 布匹表现的价值：王室纺织传统
- 125/ 丧葬和生育艺术：联系过去和未来的纽带
- 130/ 广为流行的传统：鼓和旗子

## 第四章 喀麦隆草原：变革期王室艺术的保护 /133

- 恩约亚国王：目光远大的艺术指导大师 /133
- “缀满珠子”的王座 /134
- 巴蒙王朝编年史 /137
- 宫廷建筑：空间布局 /141
- 主要规划、社会空间和蜘蛛占卜 /143
- 雕刻程序和宫廷阶层 /145
- 作为雕刻家的国王：宫廷人物肖像 /148
- 母性形象、器皿和王室多产的思想 /149
- 宫廷假面舞会：通过表演扩大王室权力 /152
- 恩多普布：节日用纺织品 /155
- 艺术家作坊和棕榈酒饮用艺术 /159

## 第五章 刚果和库巴：权力艺术的展示 /161

- 刚果王国 /161
- 库巴王国 /184

## 结语：活力永存的非洲宫廷艺术 /201

- 后记 /203
- 大事年表 /204
- 俚语 /214
- 译名对照表 /216
- 图片来源 /222
- 参考书目 /227

# 非 洲 王 国



# 前　言

本书最终得以出版，要感谢众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其中非洲诸多学科的专家和学者认真阅读了与其学科有关的一些章节，并注明了有关图片的出处，他们是：莫尼·亚当斯、巴巴拉·布莱克曼、克里斯特劳·吉尔里、巴里·哈伦、怀阿特·麦克盖费、约翰·皮克顿、多兰·露西和恩尼德·施尔德克劳特。同时也要感谢那些不遗余力地协助我查找文字和图片资料的人士，他们是：保罗·本·阿莫斯、苏·博尔逊·莫里斯、伊丽莎白·喀麦隆、艾丽斯·帝蒲露西、简·菲茨、艾丽莎·拉嘎玛、约翰·迈克、玛丽娅·玛杜拉、迈克拉·马隆尼、多米尼克·马拉奎斯、约瑟夫·讷瓦多穆斯基、西蒙·奥登博格、简内特·斯坦莉、弗吉尼娅·韦布、艾伍尔·维尔克斯和米米·乌尔福特。另外，艾米·贝斯若、兰迪·博德、斯帝夫·内尔逊、凯瑟琳·莱德勒对初稿中的一些史实问题予以确认，并对语言进行了润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力求通过艺术加工使书中的阐释更加明白无误，书中的某些观点可以说甚至比他人的某些观点更权威。尽管如此，书中的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考虑到非洲王室艺术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形式的伟大艺术一样丰富多彩，而且在解说上更具有开放性，因此在某些方面我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本书所研究的内容纷繁复杂，其学术问题往往涉及诸多学科，如艺术史、人类学、历史、宗教、哲学、民俗学等等，加上一些新的资料不断被挖掘出来，对这种艺术的了解也不断推陈出新。

概述这一节我采用叙述的手法，目的是希望能借此重现非洲艺术及其王国的辉煌，尤其针对那些非专业人士。而这种表现手法（就历史和文化而言）通常比相关文学作品中的更具凝聚性。如果所有的叙述都真实可信的话，那么非洲艺术领域里的这种叙述将带给人更加强烈震撼的感受。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亦强调研究边缘地带的艺术和研究王国中心区域的艺术同样重要。尽管如学者所想的一样，我们也意识到了其潜在构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然而，我却确信非洲伟大的王国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更值得采用多种叙述的方法去研究探讨。

有时候，所有研究中最难的部分就是使之脱稿付印。为此，我特别感谢举止非常文雅而又极具耐心的莱斯蕾·里浦蕾·格林菲尔德。我还要将此书奉献给我的至爱——乔瑟林，是她的歌声、故事、照片和拥抱给了我一路欢乐。



# 序　　言

## 统治的矛盾性



图 1. 约鲁巴(尼日利亚)。头戴珠串王冠和其他王权标志的奥兰贡·艾拉统治者，艾罗瓦约那一世，197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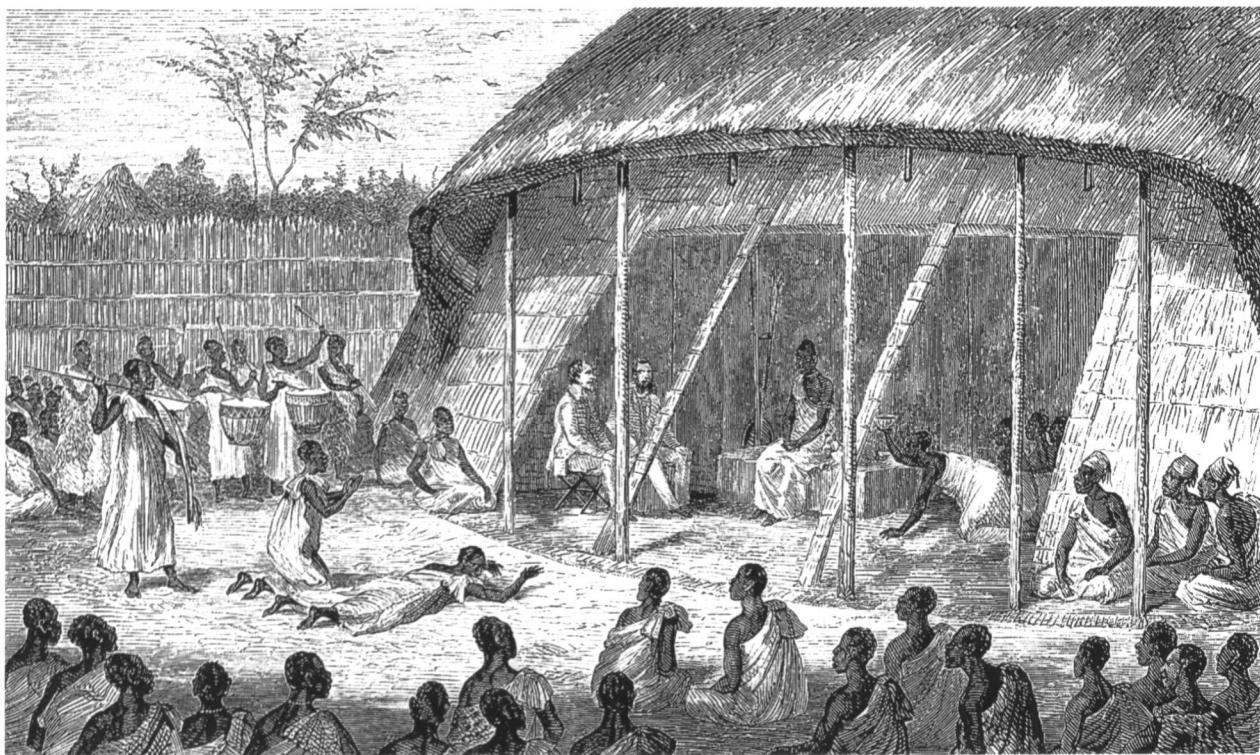
约鲁巴国王王权标志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王冠(阿德)，王冠上的串珠饰穗遮护着统治者的脸，它不仅可以掩饰他的身份，而且可以避免觐见者直视统治者。王冠顶部鸟的雕像突出了王冠的权力象征，鸟喻指伟大的“母亲”或女巫，统治者有权分享、征用和超越她们身上蕴含的超自然力。王冠上的鸟本身据说代表王室奥金(天堂鲷)，这种灵巧的白色小鸟成为王室标记，因为成年雄鲷长有洁白的窄长尾羽，非常雄伟。将此鸟置于王冠的突出位置，似乎用来强调国王和其他人在权力和地位上的不同。这些高高耸立的王冠也起到突出王权和神权的作用。

王权主题总令人心驰神往，却又总是那么错综复杂，很少有什么别的题材可以与之相媲美。在艺术表现和庆典场合，国王和王后总要显得与其他人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不是表现在外表和长相上，他们常常通过一些外观手段来展示他们独特的身份地位。在这方面，艺术和建筑(见图1和图2)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历史上国王和王后一直是艺术的赞助人。非洲王室艺术在强调权力这样一个主题的同时，也展示非洲稀有珍贵、享有盛誉的物质材料，以此突出表现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尽管对王权的定义多种多样，但一般都认可王室统治的主要特征包括：武力(军事统治)、合法性(仪式上认可)、地位(社会等级)和财富(物质区别)。所有这些在王室艺术之中都有所展示。

非洲王室艺术的鲜明标志不仅包括强悍危险的动物(尤其是猎豹和大象)、精致漂亮的武器和凝聚着劳动者汗水的精美宫殿，还包括大量的雕像、珠宝和服饰。制造所用的材料不仅稀有、昂贵，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都肩负了一定的宗教意义。虽然世界上很多其他王国和非洲王室艺术一样都用类似的隐喻表现手段，但是非洲王室艺术却更倾向于通过视觉和符号语言表现艺术。

### 非洲王室艺术概述

下面就本书的结构、目的和局限性作一个简短的介绍。非洲王室艺术的题材非常广泛，而且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的一种方法是：围绕主题进行展开，比如在同一背景下分章节就王座、王冠、宫殿、王权标识、登基仪式和丧葬艺术等重要论题进行交叉论述。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针对系列主题引发跨文化的讨论；而不利因素是，这样的框架常使读者对非洲各王国及其艺术的独特特征一知半解，必然会造成忽视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忽略个别统治者或艺术家的特殊贡献，而这类课题在非洲艺术研究和探索方面却越来越重要。



另一种方法是：详细地阐释部分非洲王国，考察与之相关的王室主题。我采用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它的长处是：能使读者对每个王国及其当时乃至历史艺术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本书注重对具体的王室艺术作品和通类艺术作品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这正是本书与其他结构类似的研究非洲王室艺术书籍之间明显的区别。与对相关艺术形式作“亘古不变的”阐释相反，本书尽可能强调所涉及的王国历史和艺术品的独特性。在每个章节里，我在强调雕塑和纺织品的同时，也突出了宫殿和建筑物装饰的重要性。我自身艺术史学家和建筑史学家的专业背景也不可避免地对该书产生一定的影响，我既关注诸如君王、王后、王太后、大臣、艺术家等个人的贡献，又重视导致这些作品产生所依赖的社会和政治大环境。

尽管用这种更具个性化的手法来研究非洲王室艺术能更好地供飨读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的缺点却使我不得不忽略很多历史及同期出现的大量重要的王室艺术传统。加上本书版面有限，使得这种省略的抉择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书中选择研究的王权艺术却是非洲艺术中最令人兴奋而又最具多样性的，是代表西非（阿散蒂、约鲁巴、达荷美和贝宁）和中非（巴蒙、刚果和库巴）文化的最佳组合。序言部分也附带地提及了几个东非王国（布干达和芒贝图）的王权艺术。

该书着重研究500年前（尽管很多情况下与王国相关的朝代比这还早）达到其鼎盛时期的那些王国，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和艺术有大量的档案和人种志资料可查可考。书中尽可能选择处于王室发展史不同时期的王国，既有处于辉煌鼎盛时期的，也有繁华年代早已烟消云散的。书中所分析的那些王国代

图2. 布干达(乌干达)。国王穆特沙一世在会客厅接见英国探险家约翰·汉宁·斯贝克(1827~1864)和詹姆斯·格兰特(1827~1892)。格兰特的绘画1864年发表在斯贝克的《探索尼罗河河源日志》上。

国王坐在立柱支撑的敞开式的大门内侧，这些立柱隔离并限定国王的活动区域。王室议事会成员位于入口兼围地的正前方和两侧。由于在很多非洲王国里鼓是国王最重要的权力和特权标志之一，所以图中有击鼓的乐师在附近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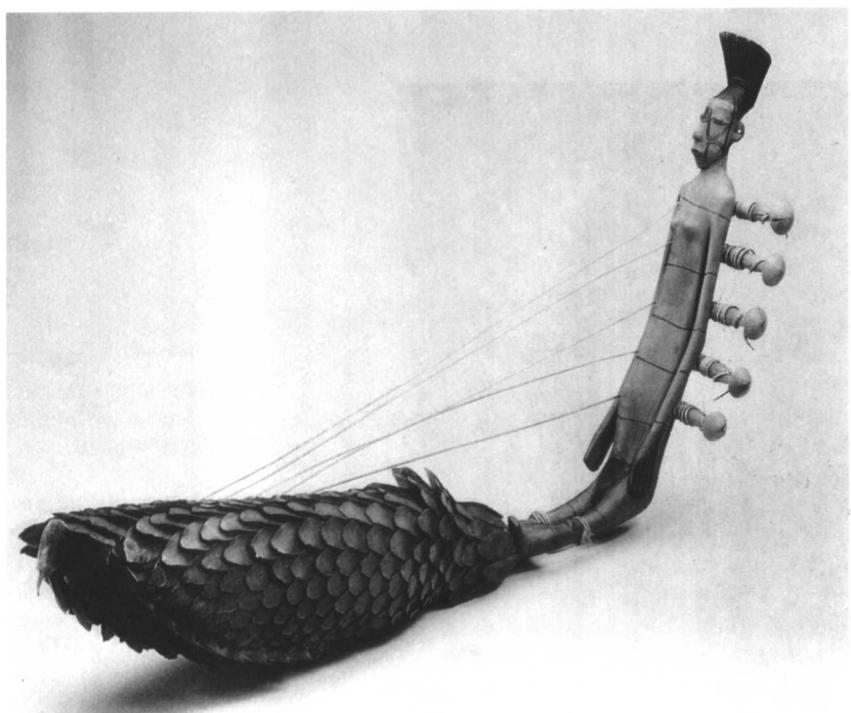
表了中等的政治实体(其面积在3万到9.5万平方英里或大约5万到15万平方公里间),其大小和英国或稍大一点的德国相近,具体有约鲁巴(奥约,9.5万平方英里)、贝宁(6.25万平方英里)、刚果(8万平方英里)、阿散蒂(6.25万平方英里)和达荷美(5万平方英里)。这些数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然而,正如过去王国统治范围从都城往其外围扩大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君主国的规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中引用的那些数据来自史学家约翰·桑顿,他指出:非洲大西洋沿岸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这种小型城邦国家。复杂的道路、声音和符号系统在艺术作品中经常大量地出现,对王国兼并不同的地区起到一定作用。同样,加入同一宗教协会(例如在达荷美和约鲁巴)、政治协会(巴蒙)和年龄等级协会(库巴)对王国的统一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图3. 芒贝图(刚果民主共和国)。人形竖琴,191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尼安加拉收藏。木、穿山甲鳞和混合材料,长22.25英寸(8.75厘米)。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竖琴的顶部是个女性雕像,据说代表的是芒贝图王后嫩兹玛。邻近的民族如阿赞德,也制作类似的人形竖琴。

疆域的大小——作为衡量王国权力或地位的标志——必须用欧洲传统界定王国势力范围的标准予以考证。在非洲,王国疆域的大小并不重要,或者说比我们所设想的次要得多。人们关注的是对君主的相对效忠(或者广泛的统治意识形态)和王国对主要资源或市场的控制能力。在我曾调研过的西非达荷美王国,有个小村落,其首领曾被国王征服,但他作为一个强悍有力的村落首领,领土之广泛能与王国(如西约鲁巴城邦)相媲美,因此在王室历史上也曾被冠以“国王”(阿豪西)的称谓。他虽然败给达荷美军队,却同样享有光辉的荣誉。非洲不同王国的阶级问题也各不相同。比如,位于西北非马里王国的桑海古城邦或者坦噶尼喀湖区西部的布隆迪和卢旺达,这些地区统治者与扈从之间悬殊的社会区别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在殖民政策下,通常得到进一步加强(有时也有与之相反的)。然而在达荷美,早期国王的近亲却很少在后来的朝代担当职位,女战俘有可能成为王太后,男战俘有时会升任大臣职务,总之,阶级(地位或家庭等级)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大多数非洲宫廷里,形状特别的节仗、王冠、乐器(见图3和图4)、食用或饮用器皿、家具和宫廷装饰物(见图5),都体现权力和社会地位这样思想。非洲王室人物雕像通常将君主形象高度理想化,比如描绘成青壮年人物,脸像完全程式化和一般化。雕像中一般不表现个性特征,而倾向于和当地的雕像制作法保持一致。王权制度显得比统治者本人更为重要,尽管统治者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掌控着王权。多数情况下,艺术家在都城都有特别的居所,他们为欧洲(如图6)和非洲其他王国的赞助人定做艺术品。有些国王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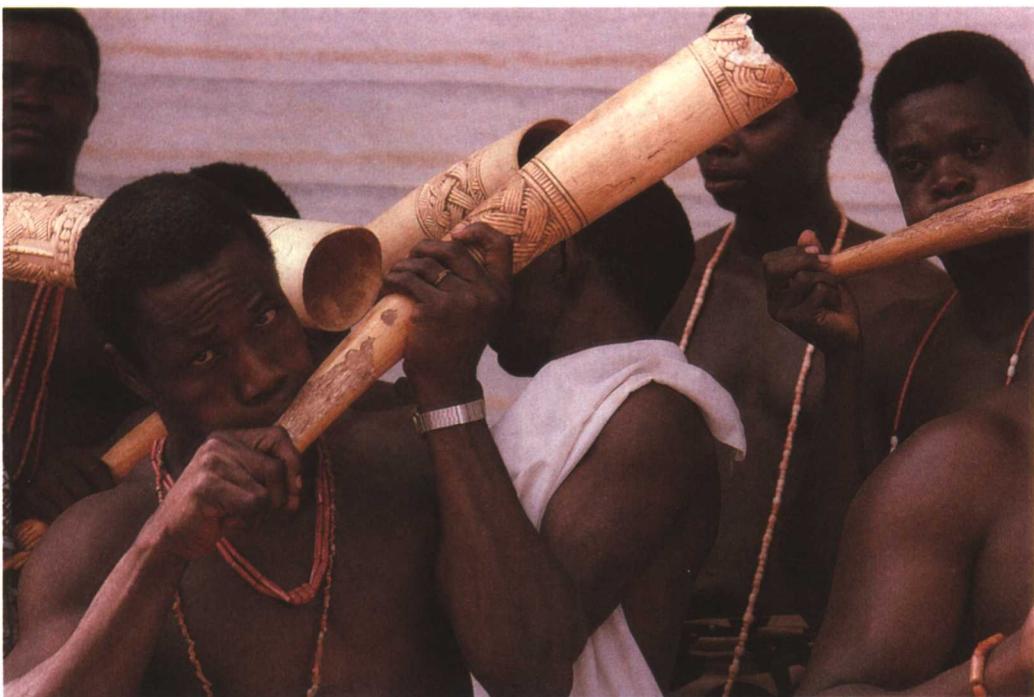


图4. 贝宁(尼日利亚)。1980年在贝宁宫廷伊古埃庆典上，号角吹奏师吹奏号角宣告国王驾到。

(右) 图6. 贝宁(尼日利亚)。盐瓶，16世纪，象牙，高12英寸(30.5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

这件象牙雕成的盐瓶是葡萄牙探险家委托非洲艺术家定制的，在葡萄牙是件能够体现其高贵身份的工艺品。这件作品很有可能是由贝宁宫殿里的王室象牙雕刻协会的雕刻师刻制的，描绘了一群身着当代服饰的葡萄牙人形象。瓶盖的顶部刻有葡萄牙轻快小帆船、帆船上还有鸟巢和瞭望台。这类盐瓶是非洲众多“旅游艺术”品中的一种，欧洲人往往把它放在餐桌上。它上面展示的葡萄牙人雕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贝宁人的世界观以及葡萄牙人在贝宁所处的非同一般的地位。



图5. 贝宁(尼日利亚)。蟒蛇头像，18世纪，黄铜，高16.5英寸(42厘米)。柏林民族博物馆收藏。

贝宁重要宫殿建筑的顶部都饰有波纹形蟒蛇身，头朝下，张开长满牙齿的大嘴，随时要吞噬(和带入)那些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巨蟒出现在这些显著的宫廷雕塑上。



术家而出名，王后、公主和王太后积极参与精品艺术的制作，如纺织品。

以更开阔的视角论述非洲王室艺术并不是要忽视不同王国间显著的艺术差异。例如，在达荷美，拖鞋是国王最重要的王权标志；在扎伊尔的库巴地区，编织的“智慧之篮”有类似的含义；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约鲁巴王国，王冠为国王所专有。受与外来妇女通婚和获取遥远的贸易物品的影响，王室艺术品也经常因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比如在贝宁的尼日利亚王国，王室行业协会制作的艺术品，其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一致性，而随后，同样的符号则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明显的例子就是具有牧师特征的商人雕像。

非洲宫廷建筑也展示了同样的变化，这些卓越的建筑通常表现得和世界上其他的宫殿有显著的不同。在很多非洲王国，因为新统治者有义务新建自己的宫廷建筑或者在旧的宫廷建筑上增开新的入口和扩大其宫廷区域，所以非洲王室的圈地必须用易于重建、改建或搬迁的材料建成。古代非洲的宫殿，如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卡内姆的宫殿也有易于搬迁的特点。一些非洲王国都城的建成与相对持久和固定市场的出现发生在同一时期，而且中央商业区和宫殿往往相距不远。然而，不论是用耐用的还是用不耐用的材料建成，最重要的宫殿往往都是非常富有、权力至高无上的国王和王后的官邸，这点丝毫不容置疑。他们的宫殿高大宏伟，有成百上千个庭院和建筑物，精美的雕塑突出了君主的权力和显赫地位。宽阔的大道和王室庆典时供臣民集会的开阔广场，也是区别很多不同首都的特征。

## 非洲王宫与殖民遗产：布干达和芒贝图

位于今天的乌干达境内的布干达宫殿区是非常典型的非洲宫廷建筑。每个国王(卡巴卡)都在现在的首都坎帕拉附近的一个山顶上修建都城。早期的旅行者曾谈论过王国内宽阔的道路网络，很多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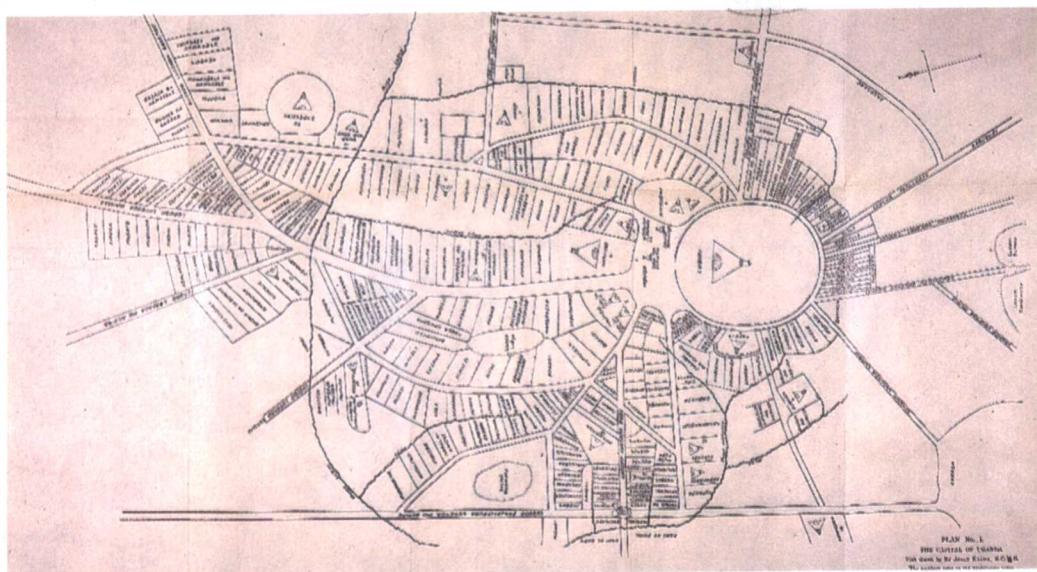


图 7. 布干达(乌干达)。约1880年，穆特沙国王都城库萨比规划图。

该图出自1911年约翰·罗斯柯的《巴干达》一书。布干达国王屡次搬迁宫殿，所以其宫殿建筑用的材料必须是能够拆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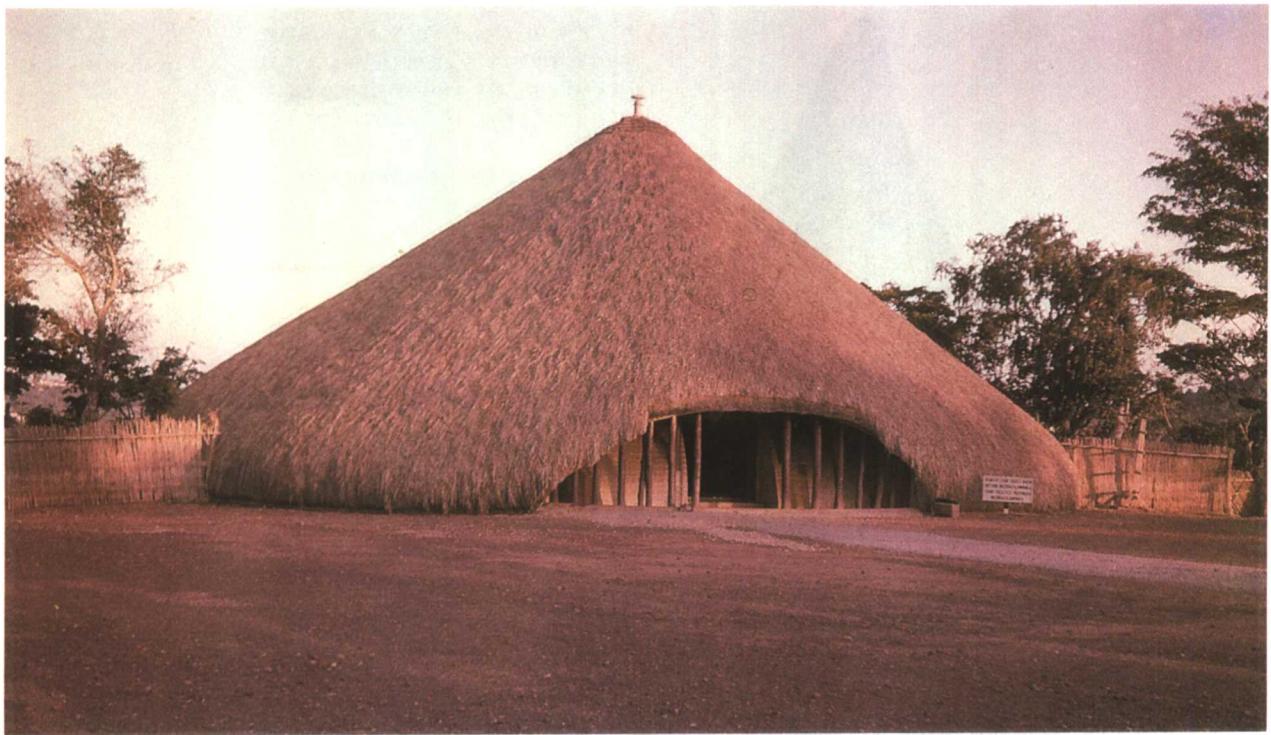


图 8. 布干达殖民统治之前，布干达最后三位国王的陵墓。

都用树藤编制的篱笆(如图 7)分隔开来。王室区域内大约有 450 棧建筑物。主宫殿非常宽敞，用茅草精心编织成尖顶，至少需要 200 多个劳动力花费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主宫殿除规模大和装饰物件不同外，其建筑风格和周围的其他建筑没什么明显的区别，布干达(如图 9)和其邻国的编篮传统使得这种建筑更趋精美。

欧洲探险家约翰·斯贝克和詹姆斯·格兰特 1863 年到访过穆特沙国王宫殿，从他们绘制的版画(见图 2)中可以看出宫廷是个重要的王室庆典场所。因为布干达王室陵墓(见图 8)外形很像王宫，又处于大王宫的边缘，所以从其建筑格局上看，似乎已故国王还活着，是世袭国王的一分子，是过去和现在的媒介人物。

非洲王室艺术和建筑强调王权、权力、地位和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同时，还为我们了解财富和权力的展示并不专为王室所有提供了很有意义的线索。例如，约鲁巴人用来供奉铁神和战神奥古恩的一些锻铁拐杖(图 10)，上面也饰有特殊的王室标记。如果说此类作品令人联想到王权和制铁术之间的重要关系的话，那么它们也蕴涵了王室和非王室艺术外形有时凑巧很相似的看法。长期以来，一些非王室艺术被错误地贴上了王室艺术的标签(例如，埃塞俄比亚教堂被彻底改造成王宫，平常的物品——捕鱼用的匣子，被冠上了王冠的称号)。与此同时，许多外表很普通的艺术作品和器具对王室却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一张普通的凳子，达荷美国王登基时坐过的凳子，还有约鲁巴珠串王冠(见图 1)内的一束草药。

王室权力标志和艺术品也会沦落为非王室作品的代表，尤其在与欧洲有商贸关系的沿海地区。本



图9. 布干达(乌干达)。带尖顶盖的编织篮，  
1938至1939年，从基戈斯地区收集的，高17.375  
英寸(44厘米)。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收藏，剑  
桥市，马萨诸塞州。

这种编织篮和宫廷建筑中的圆锥形顶和下层  
编织结构造型互为补充。